

感人的研讨会

徐筑



印尼《生活报》创刊 68 周年纪念暨《印尼〈生活报〉纪念丛书》首发研讨会 2013 年 10 月 22 日-24 日在厦门大学恩明堂举行。25 日上午举行了一次部分代表参加的“南行文化人后代座谈会”。为了一些准备工作。我和梁俊祥于 10 月 19 日提前到达。10 月 25 日下午编委会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议，进行了总结。26 日只留下小部分工作人员运送物资。27 日全部离开厦门。会议就此结束。我是 26 日上午离开的。25 日下午和 26 日上午和留下的人话别和留影，他们是梁俊祥公司的职员和厦大的一些学生，其实都是些小男生和小女生。最小的 23 岁的学生，《生活报》老编辑邹访今先生的孙女邹妍说：“《生活报》丛书完成了，大会结束了，大家都走了。我感到空虚和失落。”

我的回程照例坐火车，就是厦门到上海南站的 K1210 次车。为了《生活报》丛书的工作，两年来我在上海厦门间往返了 4 次。这趟火车很好。凭窗而坐。看着窗外闽南的山山水水飞驰而过。有足够的时间玄思冥想。回顾几天的历程，突然像小邹妍一样感到心头一阵失落，甚至有一丝伤感。

这次大会真不寻常啊。这次大会本质上是一次学术研讨会。我参加过许多研讨会，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次一样的。第一天做学术性发言的 11 人中，竟有三人激动落泪，有这样的研讨会吗？但是我能理解他们，大会会场静默无声，说明许多人都有共同的感受。台上台下有心灵的沟通。

千仞，即梁凤翔（以下概免先生、女士、教授等称呼）的大会主旨发言，回顾了 68 年前创办的《生活报》，回顾了三年来《丛书》编撰工作的艰辛。言未数句，声音哽咽。他能不激动

吗？当年他以一个文学青年的身份写些短篇的时候，才是一个初中学生，当他进入《生活报》社的时候，也不过“年方二九”，今天当他回首往事时，除了他以外所有担任过主编、副主编、主笔、栏目和版面主编的同事，全已风雨飘零，自己成了“硕果仅存”，来主持“纪念”和“首发”大会，心中的感慨的确是难以言传的。



北大对华侨华人历史和亚洲问题有深入研究的资深教授梁英明，与印尼《生活报》有很深的渊源，年轻时代就在《生活报》写出不少有分量的文章，所以编委会委托他写总序。大会讲话未久就流下了眼泪。我们在查报时，见到他的父亲送两兄弟回国升学的诗。他学成以后终身从事与华侨华人有关的研究。从18岁至今82岁，已逾60年，今天讨论的，就是他年轻时代所参与的。这几乎是一生的回顾，能不激动吗？我要向梁英明先生道歉，一位摄影者拍下了那一刹那的影像，太使人感动了。所以我未经梁英明先生许可，就贴在下面：



接着讲话的、克服万般艰难主编中国唯一《华侨华人百科全书》的北京大学周南京教授说：“我和梁英明共事几十年。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这样激动。”

第三位是郑柳影。她开始收集、整理父亲郑楚耘的资料已经好多年，开始孤军奋战，参与丛书编委会以后，又是写作最勤奋的作者之一，为了收集资料，她专程去过印尼、新加坡和国内许多地方。她的父亲郑楚耘是有高度觉悟、善于思考的革命者。受到过酷刑折磨，信念却从来没有动摇。但是回国以后受到不公正的对待，因意外事故早逝，非常可惜。林默涵曾经说：他默默地工作、默默地死去，但不愧是党和人民忠诚的儿子。郑柳影自己也极富正义感，从不苟且从事。今天他父亲的书终于在他们兄妹和编委会的努力下出版，欣慰又激动是理所当然的。



大会会期虽短，每天的活动却很紧凑。10月23日这一天，与会来宾上午8时进入会场，直至下午6时结束，达10小时之久，中途进餐并短暂休息两次，都没有离开会场（餐厅就在附近）。会场安静、秩序良好。与会者仔细倾听，基本上没有人早退，或者进进出出。包括所有年长者和领导干部。这又是一般研讨会所罕见。

会议本拟邀请80人左右，实最后邀请140人，实际到会190多人。认真参加会议全程的120人左右。

如果用各种不同标准来梳理一下这120位与会人士，可以发现一些明显的特色：以学识言，其中有四十余位专业研究华侨华人史的学者，资深专家多位，如梁英明、周南京、廖建裕、蔡仁龙、庄国土、巫乐华、方学辉、施雪琴、许金顶、聂德宁等，国内来宾百分之九十有高级职称，其中不少人业余或兼职研究华侨华人问题。国外来宾都是事业有成人士，如印尼企业界的长者、一贯关心印尼和中国的教育事业的郑年锦先生，不久前荣获中国国家文化出版事业特别贡献奖的杨兆骥先生、印尼资深学者、老报人李卓辉先生，印尼华社长者、印华论坛主席余麦风先生。著名记者沈慧争先生、印尼著名电影人、华文教育机构领导人吴协和先生等。香港来宾中有夫妇作家东瑞及夫人瑞芬、作家阮衍章。研究印尼及华侨华人问题的学者张茂荣、许丕新、陈仲德、蔡高峰等悉数参会。以年龄言，与会人士半数以上年逾七十；年逾八十的有十多位，九十岁的有两位。国内具有正式行政职务的，市厅级以上的有十位，最高为副部（省）级。副市厅以下未予统计。由此可见与会人士素质很高。

这次我们所做的工作，具有开创性的意义。丛书的完成，固然是领导、学者、有关院校和研究单位的关心支持，海内外华侨、华人、归侨和热心人士关心和支持的结果。然而编委会全

体成员的艰辛努力，却是色彩中浓重的一笔。《丛书》编撰的酝酿、规划。编委会的组建，经费的筹集，都是“自力更生”。体现了编委会全体成员热爱祖国、愿意为实现“中国梦”的理想奋斗的自觉性。编委们没有任何报酬固不消言，去国内外搜寻资料的车旅费全部自负。而其中编委会负责人承担的最多，各位编委虽然承担了自己的车旅费、笔墨纸张等诸类杂费等，但是往往集中活动时的餐饮和宾馆费用由编委会的一些负责人“承包”，专职雇员的工资由他们承担。三年来此款不下二十万元，他们自己出了，却不声张，没有计入捐款数内。我曾经直率出言相询，答云：“当年办《生活报》。翁福林把自己的居所全部腾出，无偿供《生活报》社使用。自己赁房别居。这种精神我还没有达到。”这就是编委会共同的精神。

本文只是回顾一些过往的琐事，无意于在此评价《生活报》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：《生活报》在中国历史中，特别是华侨史中有重要的地位。我们把它整理、出版、数码化，有利于珍贵资料的长期保存，有利于一些很难查阅这些资料的人们阅读、研究。无疑是做了一件大好事。中国侨联林军主席在给大会的贺信在指出：“《印尼〈生活报〉纪念丛书》的出版，为研究印尼华侨史提供了一份鲜活珍贵的资料。”是十分中肯的。希望我们的工作，能推动更大范围官方和民间对华侨历史资料的挖掘、整理、保存、研究工作的开展。

我非常荣幸、也非常欣慰。从开始就参与了规划和探索。参加了几乎每个环节的工作。三年辛苦不寻常。认识了许多新朋友，开阔了眼界，增长了知识，提高了心灵的境界。自然，经历了欣喜也经历了悲伤，例如，与我同龄的朋友和同学黄昆章，就中途撒手而去。

最后让我们来看看欣喜的一幕：大会合影：



2013年10月30日星期三